

●李伦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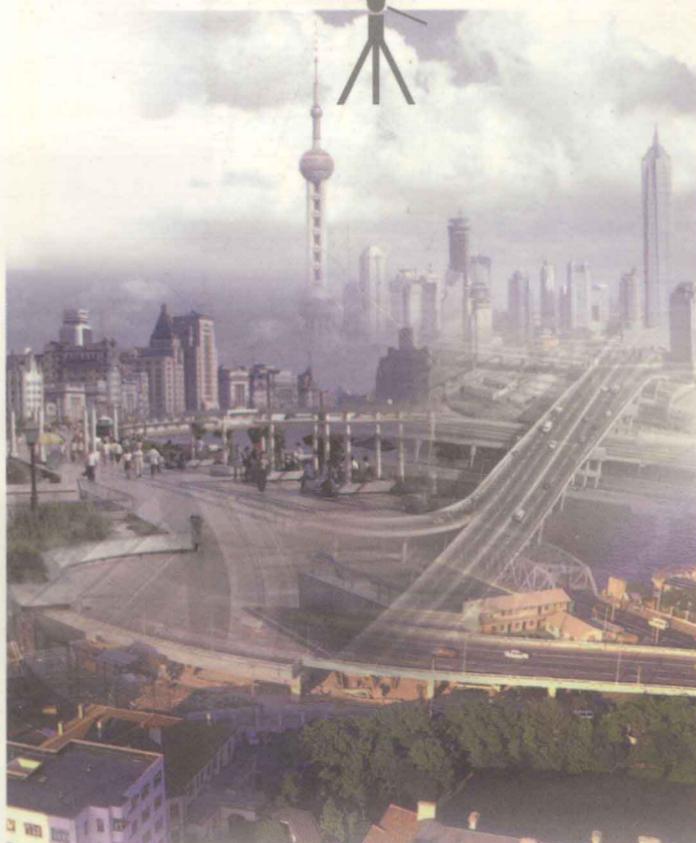
上海 新话

SHANGHAI XINHUA

LI LUNXIN

SUIBI SANWEN XUAN

DISIJI



李 伦 新 随 笔 散 文 选
第四集

上海新话

李伦新随笔散文选

第四集

●李伦新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新话：李伦新随笔散文选第四集 / 李伦新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1
ISBN 7-80616-956-3

I . 上... II . 李...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763 号

新话

——李伦新随笔散文选第四集



作 者——李伦新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范崎青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5

字 数——25.4 万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7-80616-956-3/I·339
定 价——18.00 元

序

同伦新同志相识已不止十年了。那时他还在上海的南市区主持工作。上海的“区”相当外省的“地”，政务肯定繁忙。是约市作家协会一些朋友到南市区去参观访问几个著名的文化古迹景点。上海的“老城厢”就在南市区内，我虽已来沪任教多年，却已久未去过，因此也欣然参加了。就是伦新同志一路领着我们同去，并一路如数家珍般处处给我们作了介绍和解释的。

这次初见面他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竟有一位如此热爱文化古迹的区领导。气息、素养不是临时表演得像的，而且他还充满着对这些文物旧址的感情，有着如不积极整修，其中有的即将无法保存，难免倾圮的焦急。这样的感情自然值得敬佩。那时一般总以商机放在第一位，欢迎的是找大资金来投资，文化不过可起点“搭台”作用。我们只能在一些场合或文字上帮助呐喊，呼吁一下罢了，但对伦新同志盛情邀请，得以看到一些旧上海的宝贵故迹，确是至为感谢。

后来伦新同志由政从文，转任上海市文联的主要负责工作，同市作协是一个领域里的紧邻机构了。晤面的机会多起来，同时逐渐不断读到他在各报刊所写的文章。知道他实际



序



本很喜爱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与随笔散文。就明白他的由政从文，并非偶然。也可说是他终归还是回到了他喜爱过的文艺事业。他果然尽力担当了多年繁忙的文联工作，直到已可卸下重任。现在，他已能自在地凭多年对世事、人情的熟悉和创作经验，来写更多的文学作品了。近来每次遇见，总见他笑眯眯的，神清气爽，息息不凡，知道很受读者欢迎。

现在读到他这本《上海新话》，才知已是“随笔散文选”的第四集了。一贯保持了自己简短、清新、有味的可喜风格。他从政多年，官职不小，文字中却无官僚、教条气息，明白清楚，平易近人，娓娓动听，每把自己也放了进去。此当由于他青年时代也无辜蒙过不虞之灾，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累，并未淡忘，所以才有这种平民气，其实就是他过去生活史的一种性格表现。这不是仅凭一些修辞本领就能达到的。我希望，并也深信，他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略谈这些，聊以为序。

徐中玉

2000年10月2日

序



目 录

序	徐中玉
生命的伴侣	(1)
戏说称呼	(4)
书斋犹有嚼草声	(6)
报春的信使	(8)
砚渚清风播古今	(11)
香烟的故事	(14)
头发的故事	(18) ◇
帽子的故事	(22) ◇
鞋子的故事	(26)
水的故事	(31)
灯的故事	(35) 目
洋相出在羊身上?	(38) 录
死了的“活人”	(40)
活着的“死者”	(42)
这不成了“衙门”?	(44)
咒骂和恐吓不是上策	(46) ◇
救人	(48) ◇

这个“跪”字费思量	(50)
说“城”	(52)
触摸鼻子和扪心自问	(54)
泰森的“幸运”	(56)
透视“窃”在豪宅	(58)
寄语何智丽	(60)
伤痕无言心有声	(62)
蓝天下的琴弦	(67)
洁白的百合花	(71)
火焰山下想到“扇子”	(74)
一步与一生	(77)
我心中的“双流桥”	(79)
致“大人们”	(81)
仙峰神游	(84)
有天无地绿海香	(87)
八卦小村掩千秋	(89)
◇ 本家	(91)
◇ 小节与大德	(93)
上海是个“海”	(96)
从“百美图”说开去	(99)
目 我们现在怎样做“祖先”?	(102)
录 人气、文气及其他	(105)
不平常的夏天	(108)
从内山书店纪念室说起	(111)
回眸是为了瞻前	(114)
◇ 感觉春天	(117)
◇ 退思园记	(120)

“拿来主义”要有新版本	(123)
读报札记	(126)
欣赏所得'	(129)
城市的性格	(132)
不光彩的角色	(135)
高能电池好	(138)
立此存照	(141)
天安门广场漫步	(144)
不再“倾斜”	(147)
新世纪的祝福	(150)
大山的呼唤	(153)
我真是我	(156)
养生贵在养心	(158)
为了警徽的圣洁	(161)
呼唤反映改革的力作	(164)
炽热的编辑心	(168)
走向新世纪的人生旅程	(172) ◇
缘份	(175) ◇
我看“好看”	(177) ◇
样子	(179) ◇
创造新的辉煌	(182) 目
壮哉,第一犁	(184) 录
从“体”情出发	(186)
台湾人行道	(188)
职位何以成陷阱	(190)
生意与情意	(192) ◇
追求崇高	(194) ◇

请对号入座	(196)
红霞尚满天	(198)
话说“抢钱”	(200)
妙造自然	(202)
浦东,一本耐读的书	(204)
弹钢琴和踢足球	(208)
让书画进入寻常百姓家	(211)
“利用”二字费思量	(213)
钱话	(216)
漫谈签名	(218)
侥幸的不幸及其它	(220)
读报偶拾	(222)
赞辛迪老捉错	(224)
不打为好	(226)
追求完美	(228)
彩色的桥	(230)
◇ 到生活中去	(232)
◇ 感受宁波	(234)
妙笔巧写锦绣文章	(237)
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	(256)
目 才旦卓玛情系浦江	(260)
录 不夜城的灯光	(262)
我谈电视	(264)
有眼要识泰山	(266)
嘉定浦氏三姐妹	(269)
◇ 致富之道	(271)
◇ 凡事要适度而不过度	(273)

燕子	(275)
翰墨颂莲庆回归	(278)
蛙鸣如歌	(280)
永远的好朋友	(282)
栽树与乘凉	(284)
杂谈“个人教育贷款”	(286)
学享“口福”	(289)
感谢生活	(291)
“成才互助”好	(294)
迷人的三清山	(297)
冷暖人心	(300)
见怪识怪	(303)
我爱曙光	(305)
自豪篇	(308)
文增笔力人增寿	(311)
葫芦洞中“南京人”	(313)
盲人乐队	(316) ◇
半世纪前的一场歌咏大会	(318) ◇
勤奋的“驽马”	(320)
台上的笑与台下的照	(322)
闲话苦瓜：代后记	(325)

目
录

生命的伴侣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以诗化的语言，赞美那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烟囱，把那一支支浓烟滚滚的烟囱比喻为一支支神奇的画笔！我那时在一家制药厂劳动，拉煤烧锅炉，眼看着日夜排放大量烟尘和有害气体竟然无动于衷，似乎一切都应该这样，也只能这样，反正天空是那么“空”，那样大，谁管你污染不污染？

西藏之行使我对空气有了具体而深切的认识。临行前，高原反应如何厉害，空气稀薄、缺氧怎样危险等曾使我犹豫过，但最终我还是带着几分担心和隐隐的冒险心理出发了。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拉萨的贡嘎机场降落，一踏上这高原大地，我就感到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脚下轻飘飘的有明显失重感。热情的藏族文友向我们讲了注意事项，还为我准备了氧气袋呢！就在到宾馆休息后不一会儿，我惊奇地发现，随身所带的塑封包装食品袋都变得胀鼓鼓的像要爆炸似的了！我想做个实验，决定留下两包作观察。果然，在西藏一直胀鼓鼓的食品袋，一到成都就瘪塌塌的恢复了原状！这使我具体而形象地认识到空气的作用：空气其实并不“空”，不仅能从中分离出氧、氮、氦等成分，而且经降温加压后，还可得淡青色的



生命的伴侣



液态空气；不仅有体积、温度、湿度，而且有重量……空气是个特殊的存在。

当我登上布达拉宫，极目四望，我发现这里的天是湛蓝湛蓝的，阳光特别亮丽，云彩更是清晰洁净，特别是空气的清新令人呼吸舒畅！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滋润而略带清甜的空气，笑着对陪同的西藏文联主席强巴平措说，张贤亮出卖荒凉，你们可以开发洗肺的纯净空气呀。“那我们来合作吧！”强巴平措笑着说，“西藏在发展经济中也要重视保护空气，使其不受污染。”就在这时，我顿悟到：空气其实是人们生命的伴侣！不是吗？任何一个人，从他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口呼吸起，就和空气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直到心脏停止跳动咽下最后一口气，人的全部生命历程都离不开空气——无论你是平民还是高官，也不论你是天才还是世俗百姓，时刻都在通过呼吸系统与空气进行交换，即使睡眠时也不停止。据测定，健康成年人平静时每分钟要呼吸 14—18 次，每次吸入和呼出气体约各为 500 毫升。尽管在不同条件下的呼吸运动形式有所不同，但却绝对不能没有空气！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喝水，更不能不呼吸空气！空气，是人们生命最亲密又最温柔的伴侣！

可是，人们对空气的重视和关爱太不够了！弥漫于地球周围的混合气体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污染！污染物按其存在状态可概括为两大类，即气溶胶状污染物和气体状态污染物。前者主要有粉尘、飞灰、黑烟、雾等；后者则种类很多，包括含硫、含氮化合物和碳氧化合物、碳氢化合物及卤素化合物等。这些大气污染物不仅对人体健康有直接危害，而且对动植物生态系统、建筑物和各种器物都有很大影响。降酸雨、落黑“雪”、森林枯败、鸟群死亡……空气污染的严重危害已经引起世人震惊，人们在全球评出了七十大污染城市，以作警示，遗

憾的是，我们上海也是其中之一！

由于空气受污染而导致市民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终于引起人们警觉，开始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了。以前我常听说，某发达国家空气如何清新，衬衫穿了一个星期也不必洗，皮鞋穿了多少天也不用擦，心里总有点不服气。后来我有了去这个发达国家访问的机会，同行的一位朋友尽管正年富力强，但因患气管炎咳嗽厉害，还是带了许多药上了飞机。奇怪的是，下飞机后没有服药病却好了！不咳嗽了！他要把药扔掉，我说且慢，带回去再说。果然，他回来后又咳嗽了，药又用上了……

我想毫不夸张地说：污染空气者，健康杀手也！我要恳切地大声呼吁：人们啊，善待你生命中最忠诚、最温柔的伴侣——空气吧！

(2000年3月11日)

生命的伴侣

戏说称呼

如今似乎流行“戏说”，连乾隆皇帝都“戏说”到了，我想，“戏说”几句时下的称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这样的称呼本身就很有“戏”，应该“戏说”，值得“戏说”，其实生活中已经在“戏说”着了。不是吗？请你稍微留神注意一下，“某局”、“某处”、“某科”的说法早就很普遍了。噢，对了，这里的“某”不是为隐其姓而用的代词。这样吧，还是拿上海电视台已在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刑警本色》中的称呼来看吧：公安分局的局长、副局长一律称为：冯局”、“潘局”，实际上是冯局长、潘副局长的简称；而“王处”、“萧队”，则是“王处长”、“萧队长”无疑也。王志文这回饰演刑警队长萧文，被称呼“萧队”倒挺像那么回事，“萧队”长“萧队”短时，应对都蛮自然的呢。可是，我听起来总觉得有些别扭，不那么习惯！

局长不论正副一律在姓氏后面跟个局字，显然使正局长吃了点亏，受了点委屈，却又不方便每次都由自己或请别人加个“注”或“说明”：此“冯局”乃正局长也！同样道理，这无疑使副局长占了便宜得了好处，无形中升级、扶正！可是，如果五六个或三四个正副局长都姓张或李呢？喊一声“张局”或“李局”都答应起来咋办？还有，碰巧这正局长姓傅，而有个副局

长却姓郑,那么,你叫“傅局”叫“郑局”会不会发生歧义呀……哈哈哈,这都是“戏说”而已,没事。

现实社会生活中,称官衔而不称同志的情况是在向深广方面发展了,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从语法的角度看,这“冯局”、“萧队”、“王处”……是既不符合造词规范,也不能准确表达,可以说是一种变异性的创造,能否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是流传下去,还是很快淘汰?这里不必预下结论,时间将是最公正也最无情的鉴定家。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有个反对称官衔而主张互称同志的干部,公开申明谁叫他官衔一次罚款五元,而以同志或老张小王互称者有奖……不言而喻,这也不过是“戏言”而已!看来,“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的话,称呼官衔的现象是难以改变的。如果大多数公务人员都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了,称呼官衔就不可能像《刑警本色》所表现的那样普遍而自然了。仅从这点来说,《刑警本色》是有真实性的,王志文们演得也是成功的。

(2000年2月14日)



戏说称呼



书斋犹有嚼草声

在我的书房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各式各样的牛:黄牛、水牛、牦牛、荷兰乳牛、巴基斯坦母牛……这些不同品种的牛是以不同质地的材料制成的:有铜浇铁铸的,有木刻根雕的,有陶瓷、玻璃的,有贝壳镶成的,还有珍珠串就的,就连笔筒上也画着牛,“笔洗”里也卧着牛,墙壁上挂着俄国牛,书桌上放着意大利玻璃金肚牛……真可谓处处皆牛,个个形象生动,似乎时时可闻嚼草之声!

这就是我的以“乐耕堂”名之的书斋。

我常常独自在这里看书、写作,往往放下书停了笔欣赏这异彩纷呈的牛,作为积极的休息。这些牛都是我自己从各地“请”来的,每只牛都会勾起我一段美好的回忆。喏,这昂首翘尾浑身是劲的牦牛是我从西藏高原请回来的,给人以力大无比和所向无敌的感觉;这只张嘴竖耳憨态可掬的花瓷牛是我访问荷兰时邀来的,仿佛始终带着乳香贡献着乳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蹲在我书桌边的根雕牛,由一个树根雕刻而成,神态之逼真,简直令人惊叹,这是我在青岛机场候机时“一见钟情”就抱了回来的……

是的,我喜爱牛,尽管我并不属牛,却和牛结下了不解之

缘，常用笔名耕夫，书斋名乐耕堂，收藏牛工艺美术品，可谓爱牛如命。这是我从小崇敬鲁迅先生，以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座右铭，不仅以牛自喻，而且以牛为乐，以牛为荣，以此为毕生所求。

牛，不能一天不吃草；人，不能一天不吃饭，不可一天不读书。我把自己读书同牛的吃草一样看待，我要求自己天天都要读书。“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我的书斋里犹有嚼草声

.....

(2000年2月16日)



书斋犹有嚼草声

